

『 回來看我 』

俗夠有力的大字佔據了整整四張紙，幾乎穿透紙背的力道完全表達出女孩的憤怒與哀怨。隨著紙張還有好幾十張皺成一團、上頭充斥原子筆塗鴉的各國貨幣。

這啥？

把紙鈔攤平擺在床上，燈油百思不得其解。

家中在港邊做觀光業生意，自然會出現各國遊客進門詢問換鈔的情形，露菲亞為數不多的興趣中有一項便是收集各國紙鈔，女孩似乎覺得將紙鈔上正經八百的人士加上翹鬚子和墨鏡是很好的消遣娛樂。

這堆小山般的紙鈔顯然是女孩多年的收集品……燈油自認為算是世界上最了解露菲亞的人，仍是不能明白女孩把自己的收集品寄過來有什麼意思。

不過……看這氣勢，今年聖誕節非得回去一趟不可了。

燈油輕輕嘆了口氣，簡單收拾幾件衣物，與室友打了聲招呼後便準備去和院導師申請搭乘第一班返家火車的資格。

-

「也就只有露菲亞能讓你回來。」準備將海產搬進廚房中的狄爾多羅一看到人就笑了，他親暱的伸手拍拍小弟弟的背脊，奮力一舉，成功把沉重的木箱疊成小塔。

將背包往背後一甩，燈油撇撇嘴沒有多說什麼，只是伸手替大哥將物資一箱箱送入廚房中，期間，幾個家人來往忙碌於工作的同時也不忘與難得回家的親人打聲招呼，讓燈油頓時有種原來家裡還有親情存在的感嘆。

馬拉加的冬日不如蘇格蘭冷冽，燈油一番早晨運動後圍巾下的頸子早已出汗，熱得他連忙扯下悶著皮膚的大衣和圍巾。

冬天是觀光的淡季，港口邊的生意自然清淡，今日來往進出的客人大多是熟識的港都鄰居，為了嚐上一口帶有聖誕節氣氛的烈酒而光顧。

在酒館開店後，陸續上門的大漢倒也讓屋內增添幾分，沒有舉辦表演的舞台頓時成了白日便醉生夢死的醉漢們倒地不起的最佳大床……幾個男性赤裸著上半身，打呼聲響徹雲霄，伴著酒館內此起彼落的打牌乾杯聲響，一時熱鬧程度不下暑假，讓本來只是想幫忙搬搬貨的燈油也不得不捲起袖子進廚房幫忙。

待他們終於將把最後一個醉醺醺的男人丟到大街上時，早已過了享用聖誕節大餐的時刻——只差幾十分鐘就要迎接隔日了。

「今年你沒說要回來，我們就沒幫你準備位置了。」目前在家裡年紀最小的娜歐瑪呲牙咧嘴地吐著舌做鬼臉，拍動比自己高了整整一顆頭的男孩的腰部要把人趕上樓，小小的餐桌擠滿了家人，連不屬於家中一份子，只是來蹭口飯吃的酒商都尚能在餐桌邊佔有一席之地，偏偏就將他趕上樓……意圖太過明顯，燈油聳聳肩，也只好順著女孩的催促趕上樓去迎接他的聖誕節小公主。

說來今天還是他的生日呢，這群惡劣的傢伙。

-

二樓的樓梯口前裝置了柵欄，以免有客人迷了路跑到樓上來打攪其他家人的生活，燈油懶得再下樓拿鑰匙，便打算從隙縫中鑽進去。

「不要動。」

少女清脆的聲音在遠離大廳後的靜默中分外明顯，燈油放下自己踩在木欄杆上的腳板，納悶地隔著欄杆發問：「你怎麼下來了。」

樓梯間的燈泡早在不知道幾年前就已經壞了，黯淡的光線一明一暗，頗有恐怖電影中那種駭人氣氛。在這種差勁光源下，燈油頂多只能看見露菲亞柔弱的身形正在黑暗中奮力地扭開那同樣不怎麼靈活的大鎖。

「我要下去吃飯啊。」露菲亞說得理所當然，撇著嘴，手下動作卻停了下來：「手痠了，你自己爬進來。」

他親愛的姊姊實在不怎麼適合撒謊。

「把鑰匙給我。」燈油扯著嘴道，從隙縫中拿到鑰匙後自己扭開生鏽大鎖將癱倒在樓梯間的露菲亞抱起。

幾個月沒見，女孩非但沒有好轉，纖弱的身軀比起以前更顯得輕盈，從毛毯下露出的胳膊彷彿一施力便能輕鬆扭斷，顯然從四樓一路走到二樓已是她體力的極限，藏於假髮下的額首泌出點點汗液，由燈油托著的身子也不斷打顫著呻吟。

從二樓走回閣樓房間的路程不長，一向吵死人的女孩也沒有開口的意願，只是氣憤地將腦袋埋進燈油胸口，連腦袋上不安分的假髮早歪得看不出原本的髮型也不願將之扶正，躺回床上後，更是一句話也不說，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直瞪著眼前的人，看來就是一副氣呼呼的模樣。

「……妳到底在氣什麼？」

最後，燈油舉起雙手宣告投降，他捨棄了舒舒服服在學校吃聖誕大餐的權力可不是為了看女孩的臭臉。

這句話就像是引爆點，轟的一聲炸得女孩滿面通紅，她揚起腦袋，將滑下去的假髮從頭頂扯下，忿忿地砸在燈油臉上，迎面而來除了打結粗糙的黃色假髮，還有女孩連珠炮的大罵。

「你回來也不先上來看我！你是笨蛋嗎？是笨蛋吧！明明叫你回來的人是我耶——為什麼要去幫忙店裡的事情啊！弄得像是只有我一個人著急著想見你一樣，我先申明，我可是一——點都不想妳喔！哼，果然說什麼了解女人心什麼的都只是個屁！連快要死掉的姊姊想看你一面都不懂的笨蛋——啊……我這樣柔弱嬌嫩正值青春年華的美少女怎麼這麼可憐啊……說到底全部都是你這個豬頭腦袋白癡傻瓜大智障的錯啊！快點給我下跪道歉！」

好吵。

從頭上扯下亂糟糟的假髮，燈油莫名覺得眼前的人一定可以活很久，看看這肺活量啊，講這麼多字臉不紅氣不喘。

「……妳講完了？」

這麼多個字像是打在棉花上毫無效果，露菲亞捉起手邊抱枕就往燈油身上砸，氣憤地轉過身子窩回被窩中用被單把自己整個身子蓋住。

「講完了啦！」

尷尬中顯得格外搞笑的氣氛逗得燈油莫名想笑，他扔開砸在地板上的長頸鹿玩偶，悠悠哉哉的從口袋中拿出香菸，倚靠著床沿點起菸草，隨著第一口菸氣吐出，房間內瀰漫起淡淡的薄荷菸味。

「要抽菸去外面抽，臭死了。」

「那我不就都不能進妳房間了。」燈油的菸癮之大，是幾分鐘摸不到菸盒都會覺得焦躁的。

「……」

沉默。

待燈油點燃第三根菸，露菲亞才總算從粉紅色的被單中露出腦袋，藥效驅使，女孩原本烏黑亮麗的秀髮不再長出，光裸的腦袋上仍能見到以前調皮搗蛋摔傷腦袋的縫線疤痕，兩條由後環繞著擁抱燈油的臂膀也能瞧見針頭曾經踏足的痕跡，烏青烏黑。

那些屬於少女該有的鮮豔色彩，在露菲亞身上連最細小的痕跡都找不著，遲暮燭火燃燒著女孩僅剩的壽命，還剩多久，連最專業的醫生都講不清……他明白，作為當事人的露菲亞更了解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向結尾，桌上、床上凌亂翻倒的藥罐子，或許都比女孩現在的體重還要重了。

他伸手，攬過少女的臂膀壓在肩上，隨後、溫熱的水珠滴答落下，燒燙背脊肌膚。

「你是笨蛋。」

「嗯。」

「大笨蛋。」

「嗯。」

「究極大傻瓜，醜人，智障，雞雞長毛的陽痿男。」

「喂。」

女孩破涕而笑，清亮的嗓音震動耳膜。

「我的聖誕禮物呢？」撫過男孩這一兩年來逐漸孕育出男子氣概的身軀，露菲亞打起精神，開口便不客氣地討起禮物，指尖壓著後頸，像是幾把銳利的小刀在對方白皙得突兀的皮膚上留下幾道月牙。

「沒有。」拍掉後頸不安分的小雞爪，燈油哼哼的講得理所當然。他一拿到信就準備要回來了，怎麼可能有時間去準備禮物，他尚未升上三年級，沒有前往活米村的資格，而且說實在話，學校裏頭也沒啥東西可以買。

這樣的答案顯然讓露菲亞非常不滿，她掐著燈油的頸子，使勁全力搖晃對方：「你說什麼——我連錢都給你了耶！」

……搞半天那些紙鈔是要給他拿去買禮物的……

「……不然妳想要什麼？」

「聖誕禮物就是要不知道內容物才驚喜啦！」露菲亞低下頭，嚴正明順的道。

燈油低吟一聲，他有點懶得理會露菲亞的任性，卻不能放任對方一直喊，他太了解女孩的個性——對方的會沒完沒了的喊，喊到自己的嗓子都啞了仍繼續喊，直到終於達到自己的目的才罷休。

「大姊，我真的不知道要買什麼。」

「沒創意沒腦袋的傢伙。」露菲亞顯然對這答案不滿意，她悶哼一聲，指著頂樓唯一的圓窗：「帶我上去。」

燈油隨著女孩的指尖望向窗戶，這棟屋子剛蓋好時，孩子們的樂趣便是爬上屋頂、以跳到另一棟房屋的屋頂玩樂，後來鄰居不堪其擾，在頂樓加裝了防盜用的鐵欄杆後，他們帶有危險性的娛樂才終於被迫停止。

「你確定不會垮？」

「不會啦，我之前有偷偷爬上去過。」

女孩嘻笑著像在分享重大秘密，得到燈油好幾個又大又白的白眼。

這要是讓老爸老媽知道，他們肯定會在窗上加裝鐵欄杆。

不過，燈油顯然是對越矩沒啥意見，他打開天窗，在確認頂樓加蓋的建築能夠承受自己的體重後，才抱著裹在毛毯裡像顆球的露菲亞爬上平台。夜半，港邊的燈火依舊明亮，星光點點比不過腳下的燈光閃爍，原本是打算觀星的露菲亞頗為洩氣，大吵大鬧的要燈油想點辦法。

燈油最後是靠著暴力讓自家老姊閉上那張吵死人的嘴。

海風吹過，帶著潮汐的特殊氣息，畏寒的燈油不顧露菲亞抗議就把人連著毛毯抱進懷裡取暖。兩姊弟也不怕吵醒四周鄰居，吵吵鬧鬧的音量不曾壓低。

附近的教堂響起鐘聲，提醒著耶穌誕辰的到來。

「欸燈油。」

「嗯。」

「今天你生日耶！」窩在燈油懷裡的露菲亞一臉驚喜，看在燈油眼裡很智障。

「喔是喔。」

「什麼反應啊你，生日不是該開心一點嗎？」

「一、這個生日是你擅自幫我訂的，我壓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到底幾號。二、沒有生日禮物沒有蛋糕也沒有美女，我實在高興不起來。」燈油扳起手指數著，下巴貼著女孩光裸的腦袋嘀咕。

「嘿，最後一個明明就有！」

「啊？」

「美女啊！」

「在哪？我沒看到……喔，妳終於練就陰陽眼了啊，可喜可賀。」

用力哼聲，露菲亞一時氣不過，拳頭不斷敲打在男孩環抱著腰桿的手臂上，粉嫩的拳頭打的手臂上顯然比抓癢還讓燈油沒感覺，他打了個長長的呵欠，從口袋翻出菸盒。

沒什麼營養的話語你來我往，兩人也不嫌外頭風吹得太冷、一直聊天嘴很酸或是口渴的問題，其中一個人開了話題，另外一個人便會默契極佳的接續。

「燈油。」

「嗯。」抖著菸盒，燈油過了會兒才發現昨晚剛開的菸在一個晚上被自己抽到見底，只剩幾根菸草孤零零地隨風飛逝，他悶悶施力，將菸盒捏成小圓球，一邊隨意哼聲，一邊把紙團遠遠的朝著海港方向扔去。

「我死了，你會難過嗎？」

天空翻起白肚，金光慢慢從海洋的那端探出腦袋，他低頭，望進女孩遙望海洋的碧綠，與清晨微光下高挺的鼻尖。

「妳說呢。」燈油回得不明所以，他不曉得該回答什麼才能讓女孩滿意，也厭惡去回答那些擾人心弦的假設問題。

手邊少了菸，他連心情都浮躁了起來。

「回答我嘛。」這次女孩不肯退讓了，她揚起頭，大眼睛反射著男孩淡漠的面容。

燈油很想問，她為了問這個問題到底憋了多久、天都亮了才總算開口，不過，顯然現下的氣氛是不允許他刻意搞笑。

「……我不能不回答嗎？」

「我都快死了，回答一下我最後的問題很難嗎？」

這句話完全把燈油的最後退路堵死，跟一個將死之人爭辯實在是不斷踩踏自己那所剩不多的良心底線。

「會。」

「這樣啊。」

閉起眼睛，女孩滿足的彎起嘴角。

「把你的頭髮給我。」

「啊？」話題跳得太快，讓仍陷在尷尬中的燈油一楞一楞無法反應過來。

「給我，反正你留長也麻煩對吧！」露菲亞的回答很有自信，而燈油的確也無從否認。

說來，他會留長頭髮，也是因為懷中女孩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句話。

「妳還記得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妳說了什麼嗎？」

抽出隨身攜帶的瑞士刀，燈油動作俐落的切下髮絲，在陽光下，稀有而突變的白髮折射出特有的透明感。

「不記得，怎麼了？」

「……沒什麼，拿去。」

「對了，你的生日禮物。」把玩著手中半透明的白色細絲，露菲亞漫不經心地開口。

「嗯？」正在修理髮尾的燈油揚起頭，有點意外女孩還真的有替自己準備禮物。

「我還以為你今年也不回來，前天已經寄去學校了。」

「……」

接續請洽燈油的聖誕禮服^^
